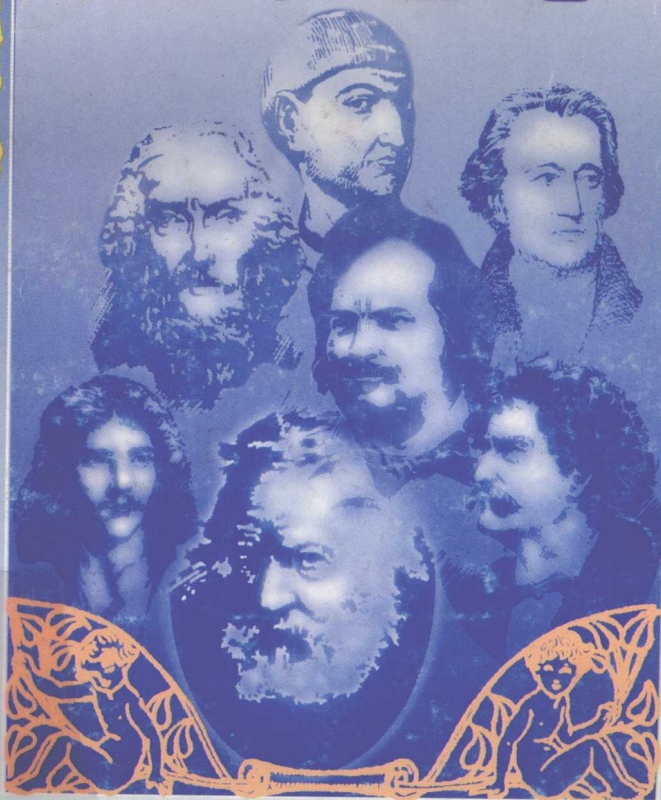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

世界名著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一位女士的画像 (英)	詹姆斯 (1)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英)	乔伊斯 (12)
福尔赛世家 (英)	高尔斯华绥 (22)
迷惘 (英)	卡内蒂 (35)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奥)	茨威格 (46)
看不见的珍藏 (奥)	茨威格 (53)
侏儒 (瑞典)	拉格维斯 (57)
天使来到巴比伦 (瑞士)	迪伦马特 (65)
钱商 (加)	黑利 (71)
间谍 (美)	库柏 (84)
红字 (美)	霍桑 (92)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105)
马丁·依登 (美)	杰克·伦敦 (116)

一位女士的画像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生于纽约。祖父是百万富翁，父亲是宗教哲学家。哥哥威廉是著名的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1875年定居伦敦。1915年因美国一时未曾参加世界大战，忿而加入英国籍。一生著作浩繁，收入26卷本及35卷本全集中，揭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和赞美高尚淳厚的品德是他作品的经常主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美国人》、《一位女士的画像》、《波士顿人》、《专使》等，被誉为“描写优美的良知的史学家。”

伦敦以外40公里的花园山庄是一幢典型的英国乡间的古老住宅，一列长长的三角顶红砖墙，尽管经过风雨的剥蚀，仍显得妩媚多姿，它高踞在小山岗上俯瞰着泰晤士河。一片如茵的绿草铺展在平坦的小山顶上，更增添了这古宅的幽雅清静。宅中的主人丹尼尔·杜歇先生是30年前从美国来英国定居的银行家。老人那清癯宽大的双颊上流露出近乎迂拙淳朴的表情。他的儿子拉尔夫·杜歇生得又瘦又高，显出弱不禁风的模样，尽管那张不算漂亮的脸上还有带病的样子，却由于机智而带有一股魅力。与拉尔夫·杜歇结伴而行的是一

个风度翩翩的英国人。他的容貌清新秀丽，神态开朗，脸上的线条挺直有力，那对灰色的眼睛充满生气，他那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称心如意的优越感以及经过高深文化熏陶之后所形成的特有气质。他是沃伯顿勋爵，是杜歇父子的好友。这三个人在草坪上闲聊着，等待着从美国归来的杜歇夫人和她的外甥女。

杜歇夫人的外甥女伊莎贝尔·阿切爾的母亲在她幼小的时候便去世了。父亲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生活。由于父亲在教育三个孩子的问题上与杜歇夫人有矛盾，以至关系搞僵，两家一直没有往来。伊莎贝尔的父亲死后，杜歇夫人到美国来观察丈夫的投资，借此机会看望三个外甥女。她得知伊莎贝尔的两个姐姐已出嫁，她们的父亲并没有给她们留下很多遗产。伊莎贝尔的聪明美丽和她渴望到欧洲旅行的愿望赢得杜歇夫人的欢心，她决定先把伊莎贝尔带回伦敦的花园山庄。以后带她游历一下欧洲的一些国家，最终是要尽到作姨母的责任。

伊莎贝尔是个身材颀长的 23 岁的少女，体态轻盈，深色的头发显得油乌乌的。她那对亮晶晶的灰眼睛，在她严肃的时刻也许有些过于犀利。然而在她微笑的时候却是柔和而迷人的。她带着美国少女的特点，酷爱自由，想象力丰富，勇于接受新事物，加之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使她对生活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自信心。她富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喜欢对事物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又多少有些固执己见。但总的来说，她的阅历是贫乏的，她的理想是夸大的，她的自信心既天真又武断，她的脾气既严格又宽大，在她的身上，好奇心和要求苛刻，兴奋和淡漠混合在一起，她自视甚高，可能的话，甚至希望显得比实际更好，她下定决心要见识、体验和理解一

切，她有敏感而不着边际的火一样热烈的心灵，又是一个具有个人要求和特色的少女。她的理论之一是：伊莎贝尔·阿切尔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她的幸运，她应该使她的独立得到最明智的运用。英国对她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她觉得自己像欣赏童话剧的孩子一样兴奋。花园山庄绚丽多采，别有天地，使她感到赏心悦目，安详慈爱的姨父总是在草坪的坐椅上与她畅谈各种问题，纵论英国公众的态度。她的表兄拉尔夫机智幽默，常常毫不客气地拿她取笑，但她在表兄面前好像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夸夸其谈。伊莎贝尔的到来，使患痛风病的姨父和患肺病的表兄在相依为命的沉闷生活中有了新的生气和活力。而最为伊莎贝尔的风采所吸引的则是沃伯顿勋爵。在伊莎贝尔的眼中，沃伯顿勋爵是个“英国绅士的标本”，他身体健壮，气质谦逊、仁慈。他是个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同时又是大地主，拥有许多产业。但当他向伊莎贝尔求婚时，伊莎贝尔却认为沃伯顿勋爵所提供的安逸而平静的生活十分庸俗，只好婉言拒绝了。与此同时，伊莎贝尔的好友《会谈者报》的记者斯塔克波尔小姐也从美国来到英国。这位爽直、尖锐的女记者不但带来了自己对欧洲大陆和伊莎贝尔周围各色人物的看法，而且还带来了伊莎贝尔的崇拜者——美国波士顿的青年企业家卡斯帕·戈德伍德。这是个身材魁梧，体格强壮，但稍嫌呆板的青年，皮肤黝黑，长得不太漂亮，也没有丝毫的浪漫气息。但在他那不引人注目的相貌上却带有一种要求别人尊重的神态，他那对蓝眼睛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与人交谈时常凝神逼视着对方。而那个棱角分明，显示出决心的颧部则表明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伊莎贝尔来英国前他曾去求婚，却遭到拒绝，但他并不为此灰心，伊莎贝尔到伦敦后三个月，他便跟踪而至，希

望在此征服伊莎贝尔的心。在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促成下，戈德伍德来到花园山庄与伊莎贝尔再次面谈，但伊莎贝尔认为戈德伍德粗鲁、率直，没有足够的教养，不能和生活的比较深刻的节奏取得协调，他们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因而对这位求婚者再次予以拒绝。但伊莎贝尔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她不过是要求过丰富多采的、由她自己选定的生活而已，并且表示：如果有一天光明真的到来，她就有可能把她自己的全部献出。只有斯塔克波尔透彻地了解伊莎贝尔的性格，她认为伊莎贝尔缺乏现实感，幻想太多，好做浪漫主义的美梦，这样迟早会上坏人的圈套。

伊莎贝尔到花园山庄不久后，姨父的病情加剧。伊莎贝尔在姨父家结识了来这里作客的姨母的朋友梅尔夫人。她多才多艺，举止斯文，深受伊莎贝尔的尊重。这个完全欧化了的出生于美国的女人所具有的风韵气质使伊莎贝尔深为欣赏。但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表兄拉尔夫对梅尔夫人没有好感。深爱着表妹的拉尔夫，因自己病情无望，便把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为使表妹能够完全实现她所憧憬的理想，使她的行动更加自由，拉尔夫愿为表妹的帆船输送一点风。他说服了父亲，重立遗嘱，使伊莎贝尔继承了自己的一半遗产，约7万英镑。他只是怀着爱恋的心理关注着表妹如何处理生活并安排她的命运。

年轻貌美、聪明伶俐、心地善良的伊莎贝尔加上7万英镑的巨资，自然就成为人们瞩目的目标了。心怀叵测的梅尔夫人，尽一切可能接近伊莎贝尔，在赢得伊莎贝尔对自己的完全信任后，她便把这位少女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是个40来岁，气概不凡，相貌端正的男人，稠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但已过早地出现了一些银丝，狭长

清秀的脸棱角分明、神态安详，唯一不足之处是太尖的下巴颏上，一撇 16 世纪画像上那种式样的胡子。他的眼睛敏感而好奇，眼神显得既呆滞又犀利，既聪明又迟钝，具有观察者和梦想者的双重气质。他的眼神使人相信，凡是他想追求的效果，总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从美国来意大利定居了 20 来年，自称是个穷得有骨气的绅士，年轻时结过婚，妻子死后，他自己带着一个住在修道院的女儿。初次相识，伊莎贝尔便被奥斯蒙德先生那落落大方、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充满智慧的谈吐所吸引。几天后，她接受奥斯蒙德先生的邀请，与梅尔夫人一起到奥斯蒙德的家中作了一次拜访，又在那里结识了奥斯蒙德先生的女儿，温顺的帕茜和奥斯蒙德的姐姐，古怪的格米尼伯爵夫人。奥斯蒙德丰富的名画、古玩收藏和他的渊博学识使伊莎贝尔钦佩万分，她喜欢跟奥斯蒙德先生谈话，喜欢跟他在一起，她意识到一种新的友谊的开始，这是始终会给她的内心带来喜悦的。

奥斯蒙德的多次拜访引起了杜歇夫人的反感。她认为自己的外甥女拒绝过一个美国富翁和一个英国贵族，却会对一个中年鳏夫，带着个怪模怪样的女儿，又没有固定收入的美国蹩脚画家发生好感，这简直不可思议。伊莎贝尔的执拗使杜歇夫人警觉到梅尔夫人的阴谋。她提醒伊莎贝尔，得到的回答却是：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的判断错了，也比没有自己的判断光荣一些。我不希望仅仅作羊群里的一只羊，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拉尔夫早已看出了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圈套，但他对表妹的弱点估计不足，认为伊莎贝尔不可能轻易就范，因而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

奥斯蒙德儒雅斯文的外表完全迷住了伊莎贝尔，在她的

心目中奥斯蒙德那点浮表的文化教养，以及他的一无所有和一事无成全部变成了优点。她庆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容许把她的一切全部献出。她憧憬着美、勇敢和慷慨，向往着奥斯蒙德居住的美丽古城，佛罗伦萨与罗马的绘画、建筑和历史遗迹，也怜爱着从修道院中培养出来的驯良的帕茜。她终于不顾一切，贸然嫁给了她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奥斯蒙德。

出嫁前，伊莎贝尔向拉尔夫征求他对奥斯蒙德的意见。拉尔夫坦诚相告，认为伊莎贝尔走上了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他认为表妹应该嫁给一个性格上更活泼、胸怀更宽广、学识更丰富的人，而奥斯蒙德则太渺小，他狭隘、自私、自以为是，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赞成和否定，完全凭自己那点学识所形成的不太发达的头脑决定。拉尔夫力图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邪恶特点解释透彻，同时又不伤害表妹，但伊莎贝尔还是认为拉尔夫侮辱了她。拉尔夫告诉表妹，因为自己爱她，所以才讲出了真心话，但伊莎贝尔反而认为拉尔夫心存私心，故意诋毁奥斯蒙德。这次争吵引起了他们长时间的隔阂。

婚后不久，伊莎贝尔就发现她与奥斯蒙德几乎对每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奥斯蒙德不能忍受伊莎贝尔那么多自己的想法，不能忍受她评判一切，甚至评判自己的丈夫。奥斯蒙德再也不是昔日那个温文尔雅的丈夫，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愿，并要伊莎贝尔处处顺从。拉尔夫向伊莎贝尔指出的奥斯蒙德的特点几乎全部应验了。起初，伊莎贝尔尽量体贴丈夫，顺从他的意志。但复杂的生活环境使她逐渐看清了周围人的真实面目。

19岁的帕茜已出落得卓有风采，她深爱着自己的继母，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伊莎贝尔。她爱恋自己的求婚者罗齐尔先生，但爸爸却因罗齐尔没有多少钱财把他拒之门外。伊

莎贝尔昔日的恋人沃伯顿勋爵在伊莎贝尔婚后到奥斯蒙德府上拜访，他喜爱帕茜，更由于对伊莎贝尔旧情难忘，想通过帕茜接近伊莎贝尔。奥斯蒙德看重了这个富有家资的英国贵族，一心想通过伊莎贝尔促成女儿的婚事。沃伯顿勋爵的到来使伊莎贝尔痛苦万分，但勋爵最终遵从伊莎贝尔的意愿，告别了这里的一切。奥斯蒙德看到好事不成，恼羞成怒，指责伊莎贝尔从中离间。梅尔夫人也对她深为不满。梅尔夫人对奥斯蒙德家非同寻常的关系，她对帕茜婚事的密切关注，使伊莎贝尔想起当初姨母提醒。从前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婚事是梅尔夫人背后策划的结果，她觉得自己自由选择的婚事应该自己负责。但现在她对这一切产生了疑问。有一次她回家时无意中看见梅尔夫人在和奥斯蒙德密谈，梅尔夫人戴着帽子站在那里，奥斯蒙德则是坐着。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神情引起了伊莎贝尔的怀疑，她逐渐意识到这个光辉、顽强、坚定、庸俗的女人，这个实际、自私和急功好利精神的化身，正是在操纵着她的命运。她仿佛从长时间的噩梦中醒了过来。但城府甚深的梅尔夫人始终使伊莎贝尔难以捉住把柄。倒是伊莎贝尔那位古怪风骚的大姑子格米尼伯爵夫人捅破了一切。

原来奥斯蒙德的前妻并没有给他留下孩子，帕茜是奥斯蒙德的情妇梅尔夫人的私生女。由于奥斯蒙德的前妻到皮埃蒙特的深山里养病，在那里不治而死。因而奥斯蒙德编造谎话，向世人宣称妻子死于分娩。他又痛苦又害怕，不愿看到这个小女孩，直到很久以后才把她从保姆家里领回。圆滑的谎言使人难以看出破绽。而梅尔夫人则为了保全自己的脸面，放弃了对孩子一切表面上的权利。她怕人家看到她跟帕茜在一起，怕人家把她们联系起来，甚至看到她们的相似之处，她

始终小心翼翼，唯恐泄露母亲的身份。在她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爱奥斯蒙德，但只能与他私通。她的丈夫死后，她跟奥斯蒙德的关系也变了，她的野心更大了，对奥斯蒙德不再抱有幻想。而奥斯蒙德因为她没有钱，始终也不愿娶她。梅尔夫人一心指望嫁一个大人物，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时至今日，她除了认识不少人，可以分文不付地住在这些人家里外，就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了。但在杜歇夫人家里，她认识了伊莎贝尔，她看中了伊莎贝尔的富有，相信她会对帕茜很好，甚至日后会给帕茜一笔丰厚的陪嫁。因而她极力促成伊莎贝尔与奥斯蒙德的婚事。由于自己一生没有成功，因而她希望在女儿那里找回补偿。沃伯顿勋爵的来访，使她认为帕茜得到了机会，可以攀一门阔气的亲事，但事情的结局并不如意，失望使她痛恨伊莎贝尔，几乎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

事实的真相使伊莎贝尔感到大出意外，悔恨莫及，她仿佛在一本历史书上看到了一则罪恶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却和自己密切相关。她头昏目眩，脸色苍白，语调中流露的只是无限深沉的忧郁。

这时杜歇夫人从英国来电，告诉她表兄拉尔夫危在旦夕，且身边无人陪伴，拉尔夫要母亲转告伊莎贝尔，若无别事缠身，务望前来，而杜歇夫人则因伊莎贝尔对拉尔夫的冷漠深为不满。

伊莎贝尔婚后，拉尔夫曾与沃伯顿勋爵一起来罗马探望过她。拉尔夫从表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中早已看出了这个婚姻的不幸结局。但伊莎贝尔始终向拉尔夫隐瞒真情，她不愿让表兄为自己痛苦。此时拉尔夫病势已经加剧，但奥斯蒙德痛恨拉尔夫，将他拒之门外。沃伯顿勋爵不愿增添伊莎贝尔的痛苦，他只身返回英国。拉尔夫则因对表妹的深情，独自

留在罗马一家旅馆。不久伊莎贝尔的好友，美国女记者斯塔克波尔与伊莎贝尔昔日的情人戈德伍德也相继来访。他们都看出了伊莎贝尔的不幸，但伊莎贝尔除了对斯塔克波尔吐露真情外，对其他人都守口如瓶。她觉得自己好像演员，扮演着一个幸福妻子的角色，而她的这些好友都像严厉的观众，一心要发现她的破绽。拉尔夫的病重，使她决定要斯塔克波尔小姐和戈德伍德一起陪送拉尔夫返回英国，对伊莎贝尔始终忠贞不渝的戈德伍德遵令离去。伊莎贝尔又开始面对残酷的现实。

杜歇夫人的来电使她心急如焚，但奥斯蒙德却不许伊莎贝尔赶赴英国。他说伊莎贝尔现在离开罗马，是有意对抗自己，是利用表兄在对自己进行报复，他说伊莎贝尔的行动是不光彩、不正当、不合适的。她的表兄跟自己无关，自己没有必要迁就他。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对得起拉尔夫，因为拉尔夫到罗马来的时候，伊莎贝尔与表兄的关系一直使他坐立不安，但他容忍了下来，每个星期都在盼着拉尔夫离开罗马。他从来不喜欢拉尔夫，拉尔夫也从来不喜欢他。因为拉尔夫恨奥斯蒙德，伊莎贝尔才喜欢拉尔夫。奥斯蒙德以命令的口气告诉伊莎贝尔，“我对我的妻子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有我自己的想法。她不应该不顾我最深切的要求，独自穿越欧洲，去坐在别的男人的床头。你的表兄对我们毫不足道。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行动的后果。我在生活中最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荣誉！”经过无限痛苦和挫折的伊莎贝尔此时终于认清了丈夫虚伪自私的真面目。她不顾奥斯蒙德的强烈反对，终于踏上旅途，前往英国看望病危的拉尔夫。

行前，她去修道院看望帕茜，与梅尔夫人不期而遇，她希望带走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但帕茜却因没有得到父亲的同

意而执意不肯。帕茜请求伊莎贝尔不要抛弃她，伊莎贝尔答应帕茜返回罗马。

伊莎贝尔到花园山庄三天后，拉尔夫才从昏睡状态中醒来。他认出了伊莎贝尔，尽管拉尔夫讲话已经非常吃力，但这对表兄妹还是在病床前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伊莎贝尔看到亲爱的表兄不久于人世，痛苦万分，她说：“我没有说过一句感谢你的话……没有说过……我太对不起你了！”她想放声大哭，想谴责自己，让忧郁把她吞没。现在她的一切烦恼汇集在一起，变成了这眼前的痛苦。她抛开一切羞耻，再也不想掩盖事实的真相，她把自己的痛苦、悔恨全部告诉了表兄。拉尔夫则认为由于自己转给伊莎贝尔的巨额遗产，才使恶人贪欲得逞，最终害了伊莎贝尔。拉尔夫相信，伊莎贝尔的慷慨使她做了傻事，但她很快会摆脱它的。第二天清晨，拉尔夫辞别人世。三天后举行葬礼。沃伯顿勋爵、斯塔克波尔小姐和她的丈夫班特林先生，以及戈德伍德都赶来参葬。葬礼上，戈德伍德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伊莎贝尔，虽然那双眼睛包含着毫无别的意思的同情。但他仍旧使伊莎贝尔不安。几天来，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睹物思人，不胜感慨。一天，正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戈德伍德再次来访，他告诉伊莎贝尔，拉尔夫已将伊莎贝尔在罗马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拉尔夫临终前嘱托他“在伊莎贝尔允许的范围内尽一切力量帮助她”。他清楚地知道伊莎贝尔这次来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在伊莎贝尔孑然一身，不知何去何从的情况下，他要求伊莎贝尔完全信赖他，跟他到美国去，离开恶魔似的丈夫。而再回罗马，自投罗网，回到痛苦中去，对着毒气张开自己的嘴巴，是荒谬的。他告诉伊莎贝尔，自己永远属于她，他说：“只要你信任我，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失望！我们面前有着整个世界，这

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但伊莎贝尔最终拒绝了他，她含着泪水告诉戈德伍德：“你爱我，你同情我，那就请你离开我吧！”

伊莎贝尔曾说：“一个女人犯下这样的错误时，补救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高度的英雄气概毫不迟疑地把它接受下来。”尽管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但却是她自己选择的，她重视结婚时许下的重誓，也不能在答应帕茜回罗马后食言，因而伊莎贝尔很快踏上了罗马的归程。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英国作家。爱尔兰人。从小在耶稣会学校受天主教教育。后与宗教信仰及都柏林庸俗社会生活决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带自传性质，表达了“走向艺术即走向流亡的命运”的主题。作品中擅长用内心独白，因最先在作品中广泛使用意识流手法而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先驱。这种手法在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长篇《尤利西斯》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他的作品初看晦涩难懂，表达方式也很古怪，但仔细体会能发现其中深刻的哲理和巧妙的讽刺。

他小时候是个馋嘴娃娃，他爱唱那支自己胡编的歌：“哦，绿色的野玫瑰开放开放。”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觉得热呼呼的，后来又觉得有些凉。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儿。

她妈妈身上的味道比爸爸的好闻多了。妈妈真好！当她第一次在校园里向他告别时，她把面纱撩起来和他接吻，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

足球场上挤满了男孩，他们不停地叫喊着，奔跑着，扯

扭着，他一直站在最边缘上，在那一群足球队员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太瘦弱，眼睛也有些不济。

那些同学对他似乎非常陌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父母，各自的衣服和各自的声音。他真希望回到家里，把头枕在母亲的膝上。但是不可能，所以他盼望游戏、学习和祷告的活动都赶快过去，那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他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也不知道宇宙在什么地方完结，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感到自己非常弱小。

晚祷的钟声响了，他从阅览室排队出来，跟着别人一起走下楼梯，沿着走廊到礼拜堂去。在礼拜堂里他知道怎样祷告，“啊，主啊，打开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嘴就会开始赞美你的荣光。请给我们帮助吧，阿门！”

他病了，他希望回家，于是他写道：“亲爱的妈妈，我病了。我希望回家来，请快把我接回去吧。你亲爱的儿子斯蒂芬·迪达勒斯。”

韦尔斯偷吃了圣坛上使用的酒，挨了教师的打，戒尺发出一声尖啸声。斯蒂芬不明白，上帝原来固然在圣坛中的圣餐里，可是在他们把它偷走的时候，上帝却已不在里面了。而当校长低头分圣餐的时候，他也闻到了校长嘴里有轻微的酒味。

弗莱明也挨打了，最后，斯蒂芬也挨了打，因为他的眼镜打碎了，没能写出作业。

每逢星期天，他和父亲、叔祖们一起散步，父辈谈的爱尔兰政治、芒斯特以及他们家过去的典故等，他都十分感兴趣地听。他开始对周围的现实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他也正暗暗准备接受那早晚落在他身上的重大责任。

晚上，他读一本破烂的《基度山伯爵》，他在客厅的桌上

用些印花纸、糖纸，搭起一个奇异的岩洞。而最后由于感到它们的毫无意义又全部扯碎，这时候他脑里总会浮现出马赛、阳光下的藤蔓和美茜蒂丝的鲜明形象。

在镇外一条通向山区的路上，有一座刷得很白的小房子，周围花园里种了许多蔷薇。他常对自己说，那所房子里还住着另一个美茜蒂丝。每次路过，他都在自己的想象中经历了一串冒险活动，临近故事结局时，则出现了他自己的形象，那时他已很老，满面含悲地和美茜蒂丝一块儿站在月光下面的花园中。

他愈益变得沉默寡言，孩子们的游戏他几乎都懒得参加，他总感到在那些戴着无边或宽边帽的欢乐的男女儿童中，自己是个十分忧郁的人物。

但是在他唱完他的一支歌，退到屋里一个安静的角落时，他却开始品尝到孤独的快乐。他原感到的无聊，现在对他具有了某种安抚作用。越过一对对旋转的舞伴，在音乐声和笑声中，她的眼神正不时瞟向他所在的那个角落。关注、责备、爱怜，使他的心无比激动。

艾琳有一双又瘦又长的发凉的白手，因为她是一个姑娘。她的手像象牙一样，只不过是柔软的。可那就是“象牙塔”的来源。有一天在广场上，她把她的手放进他的口袋，因为他的手也在里面，所以感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细、柔软。忽然她抽回手去大笑着跑开了。她的淡黄的头发在阳光下像金丝一样。象牙塔。黄金屋。

有一天，同学在一起谈起自己所尊崇的诗人，赫伦以为最伟大的诗人是坦尼森勋爵，而斯蒂芬则说是拜伦。博兰说，我知道拜伦是个坏人；赫伦叫道，来呀，抓住这个异端分子。斯蒂芬被手杖和白菜根击伤了，拳打脚踢地挣扎着。——你